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卷之五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　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晋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禮記纂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

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

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宋元嘉中。建平王宏上議曰。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即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縹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

之衆。隸造次之主。貌殊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挾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建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

是月也。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乃命将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莱野為場。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别墠於北陽。輿駕停觀。遂命将簡士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為

後行。將師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縱。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險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敕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

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高帝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將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隷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

樓船。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群盜稱将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絶我糧食。敵人既衆。糧

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冐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彊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冐將之士。突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彊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

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阬。我欲踰度。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坼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阬。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

已出令。我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

介者不拜。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内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栁。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

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獻甲者執冑。獻民虜者操右袂。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受弓劒者以袂。

是月也。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是月也。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
舉書其數。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朔方節度使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止。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今以陛下之威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侵盜不已無它不恐故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反位無忿怒夲

遣劉敬奉金結和親。孝文皇帝亦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終無尺寸功。故復合和親約。此二聖迹足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取西戎。辟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故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定舍以待其勞今将卷甲輕舉深入從行則迫脅銜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遺人獲也意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将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審遮險阻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

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穿塞将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将軍諸将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逌自殺。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漢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埶

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扵戲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少而罷極。如此。避而不擊。諸侯謂吾怯而輕来伐我矣。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

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将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将皆莫信。徉應曰諾。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咲。平旦。信建大将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徉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

已不勝。度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

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戰陳無勇非孝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

汝樂吾無憂矣。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

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司馬法曰。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

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遂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楚莊公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戰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

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陣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

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貞觀七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勿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李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太

宗曰。昔漢祖既定天下。作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意授。不可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曉其表耳。後世當知我不虛作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将帥之臣。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探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

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

官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刋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

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

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

僕曰。崔杼殺莊公。子将奚如。邢蒯聵曰。驅之
将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
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
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
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
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
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
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
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

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
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
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
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
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
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
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

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且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武王問太公曰王若舉兵簡練英賢辨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

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經武淵源卷之五 終

經武淵源卷之六 編內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論語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

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軍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進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將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

犨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天寶十五載祿山賊帥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賊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祠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巡選其精銳將詣雍丘與賈賁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敗死巡力戰却賊因無領賁衆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入散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

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敗退。復益衆來攻。潮素與巡舊。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已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已聞帝幸蜀。復以書招巡。巡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兢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勵。會潮餉賊鹽米數
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誘賊來拒。別遣勇士
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
盡縛藁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久乃知其為藁人也。得箭數十萬。其後夜
復縋人。賊哄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
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
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
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諜

知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将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知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叛。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将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不得已。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闇等。合遣将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與賊戰寧陵北。斬賊将二十。殺萬餘人。朝宗夜去。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琦益兵與朝宗合

攻睢陽。巡厲士固守。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而遠專治軍糧戰具。巡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琦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

中其左目。幾獲之。冬十月。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衆議棄城走。巡遠謀以睢陽江淮保障。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最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建安十三年秋。曹操既下荆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遺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問策安出。莫不響震失色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

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既不順。且將軍大事。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奄有荊州。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以千數。操悉有之。兼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大計不如迎之。惟周瑜以為不然。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未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奮然拔劍擊案曰。

再有言降操者。與此案同。遂遣瑜與劉備協力逆操。大破操衆于赤壁。 至德元載。尹子琦圍河間。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

胡兵鎮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使那承慶益兵攻之。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氷上。凍殺之。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乎。對曰。臣觀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

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當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

為范陽節度大使。止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李懷光屯咸陽。陰通朱泚。反迹寖露。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連屯。適有使者至

晟軍。晟乃揚言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帝狩梁州。顧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絶。晟能辦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時敖廥單匱。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

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晉之分。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訥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永泰七年。以李抱真為澤州刺史。兼澤潞節

度副使袍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承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善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充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爲諸軍冠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安祿山反於范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陷滎陽。聲勢益震。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賊遂陷東京。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建隆二年。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來數十年間。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故。方鎭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一日與守信等飲酣。屛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朕

終夕未嘗安枕也。卿等皆舊勳。何不釋去兵柄。出守大藩。令君臣之際。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泣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遂稱疾。乞罷典兵。奉朝請。

孟子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

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子心曰。彗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扵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扵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扵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也。故

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

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兑則若莫
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
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民之親我
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蹠。又豈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
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

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籍慓輕不可遣。獨沛公數寬大長者可遣。廼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遂定關中。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募能說王意止劍士者。賜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而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與之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曰。臣聞大王喜劍。

故以劒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海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

全王之畧。将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晚世之兵。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

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

田單問馬服君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

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

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無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

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

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

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

能立功。皆計利形埶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

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冦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将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

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呂覽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系係。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此不通手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鬭因用惡劍則

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

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

馬用戰。

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酬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

可以遏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經武淵源卷之六終